

尚書詳解
四



尚書詳解

四

夏
僎
撰

中華書局

尙書詳解卷十六

周書

泰誓上

泰誓三篇。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。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。據中篇言惟戊午王次於河朔。則上篇乃未渡孟津時所言。既誓遂渡河。次於河北。故作中篇。是上中二篇同日而作。一作於河南。一作於河北。故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。中篇又言戊午王次於河朔。所以見二篇同日而作也。至於下篇則作於戊午之明日。故篇首所言。以時厥明。以別之。先儒乃以三篇皆渡河後所作。若果如此說。則不應於中篇言次於河朔也。此篇獨名篇以泰誓者。漢孔氏謂大會誓衆。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。故曰泰誓。二說雖不同。皆以泰爲大。惟王氏好立新說。乃以泰乃否泰之泰。謂紂時上下不交。天下無王。武王大會諸侯往伐。以傾紂之否。豈經本意哉。要之。此名泰誓者。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。以篇內有大會孟津之言。遂以泰字爲簡編之別。以見其爲大會衆之辭。非有深意于其間。况否泰之泰。與太甚之太。大學之大。此三字皆通用。如孟子左氏國語。舉此名篇。或作否泰字。或作太甚字。或作大學字。以其通用也。豈可以妄生意義。以爲否泰之泰哉。說者既曲推其義。又以上篇受罪猶略。中篇又甚。下篇則紂罪尤甚。此

武王所以必伐無赦。夫未濟而誓。既次又誓。明日又誓。三篇之作。僅兩日耳。豈有罪惡之積。僅越夕而三變者哉。其說尤爲無據。有誤後學。故併論之。

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。作泰誓三篇。

先儒釋此篇之序。有二可疑者。其一說曰。文王自虞芮質成。諸侯並附之。爲受命之年。至九年而卒。武王服三年喪畢。始伐殷。學者信此言。遂有受命稱王之說。其一說曰。武王十一年伐紂。觀兵孟津。以卜諸侯之心。諸侯僉同。遂退而示弱。至十有三年。更與諸侯伐紂。學者信此言。遂有觀兵示弱之說。據諸儒所以有受命稱王之說者。徒以武成篇言。惟九年大統未集。而此序云。十有一年。遂取居喪三年以足其數。故以伐紂之年爲武王受命之十一年。所以有觀兵示弱之說者。蓋以此序言。十有一年。而篇首言。十有三年。遂以此序言。十一年。武王伐殷者。乃觀兵之年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者。乃十三年戊午伐殷之事。二說雖依放經文。疑若可行。然揆之以理。或有不通者。按無逸言。文王受命。惟終身。厥享國五十年。先儒遂謂文王卽位四十二年。適有虞芮質成之事。遂改元正始。而更稱元年。夫改元之事。乃漢世事。古者但以卽位年爲元年。積累數之。以見在位之久近。非如後世之屢更。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。更稱元年。而武王卽位。乃不以卽位之年爲元年。而上冒先君之年哉。此受命稱王之說。所以不可用也。據此序言。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卽繼曰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。其文前後相屬。則是一月戊午。卽十有一年一月之戊午也。而先儒疑篇首有十三年。乃謂十一年爲觀兵之年。一月戊午。乃十三年。

一月戊午。破碎序文。不相接續。此觀兵示弱之說。所以不可用也。然則必言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。作泰誓三篇者。敍書者。蓋謂泰誓三篇。乃武王卽位十一年。定伐殷之謀。遂以其年一月戊午。渡河于孟津。將渡。既誓衆。已渡。又誓之。渡之明日。又誓之。故泰誓三篇。所由以作。按史記。文王崩。武王卽位。九年。上祭于畢。十一年。遂往伐紂。是此所謂十一年。乃武王之十一年。非文王之十一年也。明矣。又洪範言。惟十有三祀。王訪于箕子。史記謂。武王克商二年。問箕子以天道。是洪範之作。蓋在克商二年。以克商二年。足伐商十一年。爲十三年。是洪範之作。誠在武王卽位之十三載。洪範之作。既在十三載。則此篇言十有三年者。必是十一年。經文久遠。傳寫誤以一爲三。非十三年始伐紂也。伐紂既非十三年。則此序所謂一月戊午。實是十一年之戊午。非十三年之一月戊午也。唐孔氏謂。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。正月四日殺紂。是此所謂一月戊午者。乃商之建丑十二月。周建子之正月也。一月既爲正月。不云正月而云一月者。武王以紂正月四日滅紂。紂之正月。乃周之二月。武王旣入商郊。始改正朔。以紂之正月爲周之二月。其初發時。猶是紂之十二月。未爲周之正月。改正。在後。不可追名爲正月。以其實周之一月。故史以一月名之。此說是也。林少穎謂。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。其時未有泰誓。至孔安國定壁中書。增多二十五篇。而泰誓始出。然遭巫蠱事。未列學官。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。與伏生書並傳。故篇內所載觀兵孟津。白魚入舟。有火復王屋。流爲鳥等語。漢儒董仲舒猶用之。而太史公周本紀亦載之。而不疑。至後漢馬融。始疑泰誓後得。按其文若淺露。謂吾見書傳多矣。所引

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。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泰誓文以成僞書。然諸儒所引。霸亦有不能盡見者。故余得以疑之。然融雖疑之。而古文泰誓猶未出。至晉世古文書始出。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。皆合。由是僞泰誓始廢。由是觀之。則先儒所謂觀政于商之說。遂謂武王十一年率兵觀政。冀紂畏而改過。故退師。既退而紂猶長惡不悛。故十三年武王伐商。此皆弗考之過。此篇所謂觀政者。正如宰我所謂以子觀于夫子之觀。蓋自此觀彼之辭。乃武王觀紂之政有可伐之理。遂往伐之。非觀兵也。此皆蔽于僞書之過也。

泰誓惟十有三年春。大會于孟津。王曰。嗟。我友邦冢君。越我御事庶士。明聽誓。惟天地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。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。

此十三年春。卽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。前言十一。此言十三。必傳寫之誤。前辨之詳矣。周建子一月戊午。卽建子之月也。建子之月。以夏正言之。則十一月也。十一月而言春者。蓋旣改正朔。則必以所建之月爲春。故春秋書春正月。亦以建子之月也。武王以子月啓行。丑月伐紂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。子月未有正朔。而卽以春言者。史官追錄之也。此蓋史官欲錄泰誓。故推本其所作泰誓之年月。謂武王以卽位之十一年。建子之孟春。大會同盟之諸侯于孟津。欲共伐紂。紂都朝歌。在河之北。武王與諸侯在河之南。今旣大會。欲渡師孟津。故誓師而數紂之罪。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。自王曰以下。卽武王誓師之言也。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。有同志之義。故武王皆呼爲友邦冢君。冢君。大君也。尊之之

稱也。越及也。謂友邦諸侯。及我周治事之臣。及庶士之賤。凡在會者。皆明聽我誓。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。然武王之誓。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。竇聰明。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者。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。化生萬物。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。然天地雖生萬物。而萬物或有生無知。有知無義。而各得其偏。而無其全。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。備五常之正性。而爲萬物之最靈。則天地生萬物于人。爲最厚。故旣予以善性。又恐其汨于嗜欲。迫于利害。而浸失其性。故又于人之中。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。使之居元后之位。旣居其位。則輔相其宜。裁成其道。皆付之元后。使安全天地莫全之功。則父母斯民之任。又在人君矣。惟天之愛民也厚。旣使之靈于物。又爲之擇君而司牧之。則爲人君者。教之安之養之。使無負上天之意。可也。而紂乃荼毒斯民。使不得其所。而負上天之意。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爲民立君作民父母之意。然後數紂之罪惡。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。

今商王受。弗敬上天。降災下民。沈湎冒色。取行暴虐。罪人以族。官人以世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。以殘害于爾萬姓。焚炙忠良。剝剔孕婦。皇天震怒。命我文考肅將天威。大勳未集。肆予小子發。以爾友邦冢君。觀政于商。惟受罔有悛心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。遺厥先宗廟弗祀。犧牲粢盛。既于凶盜。乃曰。吾有民有命。罔懲其侮。

武王上旣言上天立君之意。故此遂數紂罪。以見上天之意如此。而紂所爲乃如彼。故知其得罪于天也。夫天之竇聰明。作元后。將使之父母斯民也。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。降災罪于下民。豈上天立君之

本意哉。然又不特如此。沈湎于酒。貪冒于色。酒謂之沈湎者。蓋被酒所困。若沈于水。酒變其色。湎然齊同。故嗜酒謂之沈湎。貪色謂之冒者。蓋惟色是求。晝夜冒進。不知廉恥也。惟其沈湎冒色。懵然無知。故暴虐之事。敢于必行。曾無忍心。以罪加人。則誅及族類。以官使人。則延及于世。夫罰弗及嗣。虞舜之法也。大臣有功。子孫世祿。未嘗世官。亦古之制也。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。一怒其人。則不論重輕。誅及其族。一喜其人。則不論賢否。世守其官。又恣爲宮室臺榭。陂池侈服。以殘害萬民。宮室其所常居者也。臺則積土爲之。所以觀望者榭。又臺上有屋者也。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。池則掘地停水者也。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。凡此皆役民之力。斂民之財爲之。所以殘害萬民也。既害民矣。于忠良之人。又焚炙之。卽加以炮烙之刑也。于有孕之婦。則刳剔之。刳。剗也。剔。去肉至骨也。此言刳剔。則是刳剔其腹。以視其胎也。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。以視其胎。未知何所據而云也。惟紂惡積不可掩。罪大不可解。如此。故皇天於是震動而怒其所爲。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。以伐之。雖奉天威。以伐有罪。而大功終未能有成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是也。文考之功。既未能有成。則成其所未成者。實武王責也。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。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。遲而至十有一年。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于善也。林少穎謂武王卽位十一年而後往伐。蓋謂我與諸侯尙顧君臣大分。有不忍之心。庶幾紂幡然而改。自怨自艾而歸于善。奈何觀察其政事。積十餘年。而紂昏暴日甚。曾無悛革之心。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。武王之意。只是如此。而漢儒不察。乃以觀政轉爲觀兵。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。而

謂周師再舉。殊不知此說。考于經而不合。揆于理而不通。惟程氏謂觀兵之說。必無此理。如今日天命已絕。則紂便是獨夫。豈容更留三年。若未絕。便是君也。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。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。而解後學之疑。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。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。特冀萬一改悔。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。且夷倨而居。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。蓋倨肆而無禮也。惟其倨肆無禮。故于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不祀。非特不祀上帝神祇。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。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。以爲祭之備者。皆盡于凶災盜賊。無復存者。如春秋書鼫鼠食郊牛角。御廩災之類。所謂既于凶也。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。所謂既于盜也。夫祭祀之犧牲粢盛。爲凶盜所侵侮。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。而方且掩耳自肆于上。以謂吾下有人民。可賴以安。上有天命。可恃以存。雖侵侮如此。曾不知所以懲戒。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。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。林少穎謂紂之罔有悛心。其事衆矣。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。蓋以人之爲不善。雖至於盤樂怠傲。無所顧忌。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。質之在旁。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。苟不知天地鬼神矣。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。故湯之於葛。見其不祀。則遣之牛羊粢盛。而未忍伐也。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。則知其心之不可復悛革。於是興師伐之。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。剗剔孕婦。可謂暴矣。武王猶未忍伐。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。而罔懲其侮。則知其罔有悛心。故率諸侯伐之。蓋紂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者。至此而決故也。此說極善。

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惟其克相上帝。寵綏四方。有罪無罪。予曷敢有越厥志。

武王上既數紂罪。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。謂紂之罪如上所言。暴虐如此。上天見其暴虐。不忍下民被害。于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。作之師以教之。天意既如此。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。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。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。卽今日伐紂之事。紂既滅。則虐政不行。而民自安矣。武王伐紂。既欲相上帝。安四方。故紂之有罪無罪。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。紂有罪。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。若其無罪。則順上帝之意而赦之。或伐或赦。視上帝之意如何耳。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。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。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。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。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。故立之君師者。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。今紂爲君師。所爲乃如此。是謂得罪於天。則天滅之。天滅之。則紂之有罪無罪。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。皆天意也。武王豈敢違天意哉。二說皆通。同力度德。同德度義。受有臣億萬。惟億萬心。予有臣三千。惟一心。商罪貫盈。天命誅之。予弗順天。厥罪惟鈞。予小子夙夜祇懼。受命文考。類于上帝。宜于冢土。以爾有衆。底天之罰。天矜于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爾尙弼予一人。永清四海。時哉。弗可失。

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。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。同力度德。同德度義。此蓋古有是語。料敵制勝之道也。武王舉此。蓋謂凡勝負之勢力。同則有德者勝。德同則有義者勝。今紂雖有億萬之衆。然紂無德義。人心不歸。各自異心。是人雖多。不足以語力。非特不足以語力。而以暴虐失人心。則德義又烏可言哉。若

夫武王則異是矣。雖有三千。不若億萬之衆。然一心一德。與億萬心。故不可同日而語。是人雖少。而力有餘。非特力有餘。而得人心如此。則德義又可知矣。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。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。惟億萬心。予有臣三千。惟一心者。正所以見力與德義。紂皆不我敵。皆不我敵。而今日必勝無疑也。商周不敵如此。況紂之罪惡。今已盈滿。如繩之貫穿於物。而繩已盈滿。不可復貫。罪大惡積如此。故今日之伐。乃天命我以誅惡弔民也。我其敢赦哉。我若赦而不誅。則不順天矣。不順天。則罪與紂均。蓋紂之罪。惟逆天意。不能君民。故天誅之。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。是逆天也。故罪與紂同。武王言此。所以見紂不可不伐也。武王既言縱紂不誅。則得罪于天。故遂言予小子夙夜祇懼。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。蚤夜祇敬恐懼。不敢安居。遂受命于文王之廟。蓋伐紂之舉。天本命于文王。文王九年大勳未集。故武王卒其伐功。既欲卒文王之伐功。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。既受命于文王。于是類于上帝。則告之天神也。宜于冢土。冢。大也。謂大地也。則告之地祇也。上帝謂之類。冢土謂之宜。皆祭名。類。則以事類告之也。宜。則以事宜告之也。既類上帝。宜冢土。于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。致天罰于紂。然則天之致罰于紂者。乃紂虐民。民不忍荼毒。上天矜憐之。于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。故曰天矜于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武王言此。蓋欲見今日之事。非己之私。乃天之罰。非天之罰。乃民之欲也。今日之事。既是天罰民。欲使我奉行。故爾友邦冢君。御事庶士。庶幾助我一人。掃除紂之暴虐。以永清四海。可也。其可不知所勉哉。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。以今我伐紂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。不可違失故也。故曰時哉弗可失。

泰誓中

惟戊午。王次于河朔。羣后以師畢會。王乃徇師而誓曰。嗚呼。西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我聞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。今商王受。力行無度。播棄羣老。昵比罪人。淫酗肆虐。臣下化之。朋家作仇。脅權相滅。無辜顓天。穢德彰聞。

漢書歷志曰。周師初發。則殷之十一月戊子。至戊午渡孟津。凡三十一日。蓋孟津去周九百里。師行三十里。故周師凡三十一日始渡孟津也。朝歌在河北。武王在河南。故渡孟津乃至河北也。武王既以戊午日渡孟津。即次舍于河北。故此篇首言惟戊午。王次于河朔。戊午渡河。癸亥陳于商郊。首尾五日耳。則此所謂次者。纔一宿。即行。非如春秋左傳所謂一宿爲舍。再宿爲信。過信爲次也。蓋商郊去河四百里。若以次爲三宿。則不能以癸亥陳商郊也。武王先諸侯而渡。既次河北。故諸侯亦皆渡師。于王既次之後。各以其師畢會于武王所次之處。故羣后以師畢會。羣后既會。武王乃巡六軍。出此誓言。安慰其渡河之勞。故告之曰。西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蓋周都豐鎬。其地在西。當時武王從渡河者皆西方諸侯。故言西土有衆。咸聽朕言也。曰我聞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者。此蓋古人之語。而武王之所聞也。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。其心急于爲善。故爲之而日憂其不足。不特爲善如此。爲不善之人。其急于爲不善。亦日憂其不足。如王溫舒好殺人。會春。則頓足嘆曰。今冬益展一月。足吾事矣。則凶人爲不善。豈不日憂其不足乎。今紂于不善之事。正所謂爲之而日憂其不足也。故武王既言爲善。

爲不善者日憂其不足。于下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。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。皆力行而不忘。正所謂爲不善而日憂其不足也。自播棄犂老以下。至穢德彰聞。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。犂老國之老成人也。孫炎謂而之犂色似浮垢。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也。惟紂力行無度之事。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。如播百穀之播。有散之之意。蓋散棄之也。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。昵親比近之也。既遠賢近不肖。又淫于色。酗于酒。嗜酒嗜色。而肆行暴虐之事。紂所爲者皆如此。故民皆習紂之惡。亦皆安然爲不善之事。分爲朋黨之家。互相告訐。而結爲仇敵。既爲仇敵。故各以權勢相脅。更相殄滅。朋黨之家。既以權勢相滅。則淫刑濫罰必橫及于無辜之民。民既無辜而受害。故皆銜冤茹痛。呼天而告之。民既呼天告冤。故紂之穢惡之德。所以顯聞于天。而天絕之也。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。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。

惟天惠民。惟辟奉天。有夏桀弗克若天。流毒下國。天乃佑命成湯。降黜夏命。惟受罪浮于桀。剝喪元良。賊虐諫輔。謂已有天命。謂敬不足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厥鑒惟不遠。在彼夏王。

武王上既數紂之罪。以見其不可不伐。故此遂言夏桀之惡。未如紂甚。天且命湯伐之。則今日之事。實非私意也。欲言桀罪。而先言惟天惠民。惟辟奉天。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。不能自遂。于是立之君。使代天以愛民。君既代天以愛民。則當奉天。而不至逆天之意。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。以愛民。方且肆爲刑戮。以流毒於下國。使民陷于無辜。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。使之降夏。黜桀有夏之天命。所謂降

者。昔升爲天子。今降之。所謂黜者。昔居中爲天子。今黜之也。桀罪如此。天既絕之。况紂之罪。又過于桀。所謂過者。卽下文言剝喪元良。賊虐諫輔等言是也。孔氏謂剝喪。傷害也。元。善之長。良。善也。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。然不如蘇氏謂剝落也。喪去也。古者謂去國爲喪。微子。紂之同母兄。成王稱曰殷王元子。則此之剝喪元良。蓋使微子逃亡而不追也。諫輔謂比干也。比干諫之。紂則賊殺而虐害之。一無所惜也。不特如此。又自恃其受天之命爲天子。于恭敬之事皆不肯行。既謂敬不足行。故于祭祀之事皆以爲無益。而不修暴虐之事。皆以爲無傷而力行。惟其所以力行者無忌如此。此其罪所以浮於桀也。林少穎謂世謂桀殺關龍逢。此未必然。况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罪。浮于桀。使桀果殺關龍逢。則是與紂同罪。况湯誥。湯誓。數桀之罪。不過率遏衆力。率割夏邑而已。又不過云滅德作威。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。而武王亦云弗克若天。流毒下國而已。則是桀所以亡者。惟肆爲虐政。以殘斯民。不至如紂窮凶極惡。無所忌憚也。愚謂少穎以經文證紂罪浮桀。極然。但疑桀不殺關龍逢。亦拘之太過。蓋紂之賊虐諫輔。既殺之。又剖視其心。而桀則殺之而已。况紂之炮烙等事。皆桀所未嘗爲者。則紂罪浮桀。又何疑哉。武王既數紂浮桀之罪。故又言曰。紂今日爲惡無忌憚如此。非無可以爲鑒誠也。夏王爲惡。而湯伐之。其事不遠。而紂乃忽而不以爲戒。方且肆行無道。可謂下愚之性不可移矣。故曰。厥鑒惟不遠。在彼夏王。蓋夏之事實可鑒。而紂不鑒。且至于罪浮于桀。此所以不可不伐也。

天其以予乂民。朕夢協朕卜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受有億兆夷人。離心離德。予有亂臣十人。同心同德。雖

有周親不如仁人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百姓有過。在乎一人。

武王既言紂不能鑒夏王。而至于罪浮于桀。故此遂言紂罪如此。不可不伐。所以不可不伐者。以天將使我父治斯民也。故曰天其以予父民。然我所以知天將使我父治斯民者。以我得吉夢。與吉卜相合。而又休祥來襲于我。此襲如韓信襲齊之襲。蓋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。如高祖所居。其氣襲成五色。高祖豈意如此。亦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。惟武王考于己。則有吉夢。考于神。則有吉卜。而又有休祥之襲。此所以知戎商之必克也。戎大也。言必先克大商也。如詩言爰伐大商。先儒訓戎爲兵。謂紂之必克。誤矣。然武王克紂。又豈特夢卜休祥之吉而已。雖人事亦有必克之理。蓋受爲逋逃主。雖有億兆之人。然與紂同惡相濟。視若等夷。故人雖多。而皆若夷人也。然雖夷人。而皆朋家作仇。脅權相滅。其實人各有心。皆離心離德。而不足恃也。武王所與共事。特治亂之臣十人。雖不若紂之多。而皆與我同心同德。以戡定禍亂。故雖寡而心足恃也。紂人雖衆。心不足恃。武王人雖寡。而心實足恃。是億兆夷人之中。雖有至親。心德苟離。必將叛之。不如我亂臣十人。皆仁人也。此正孟子所謂寡助之至。親戚叛之。多助之至。天下順之。十人。漢儒泥孔子有婦人之說。遂附會之。謂婦人爲文母。其餘爲周公。召公。太公。畢公。榮公。閔天。太顛。散宜生。南宮适。然以九人爲周召之徒。固可。但以婦人爲文母。恐無此理。蓋文王九十七終。是時文母必已百餘歲。必不能尙存。兼子亦無臣母之理。或又謂邑姜。然亦牽合不可信。所謂婦人想必有之。但經無明文。不可考信。闕之可也。周親至親也。但假設之辭。謂億兆離心。雖有至親。不如十人。

之仁。非有所指而言。至王氏乃指微子而言。意周末滅商。微子已歸周。如此。是微子爲名教罪人也。况微子乃伐商之後歸周者。武王旣言紂之人心不和如此。我之人心和同如彼。是人心已歸周也。人歸則天必與。故言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蓋言天之視聽。視民好惡。今紂之離德如此。我乃同心同德如彼。則天必相我也。我旣因人心往伐。則乃事或有過失。雖若出于百姓之心。妄從如此。其實我一人之罪也。故曰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此蓋武王以身任伐紂之責也。

今朕必往。我武惟揚。侵于之疆。取彼凶殘。我伐用張。于湯有光。勛哉夫子。罔或無畏。甯執非敵。百姓懷懷。若崩厥角。嗚呼。乃一德一心。立定厥功。惟克永世。

武王旣以身任伐紂之責。故此遂繼言。今朕必往伐紂。以揚我之威武。往彼商郊。侵紂之疆。取彼凶殘之紂。以張大我伐功。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。所謂光者。非謂功過于湯也。湯伐桀于前。武王伐紂于後。乃所以再光湯之基緒也。武王旣言今日之事。欲再光湯業。故勉將士曰。勛哉夫子。勛勉也。夫子指將士也。言此事乃將士所當勉力者也。雖所當勉。又不可輕敵。故爾將士不可有無畏之心。甯執非我敢敵之志。則可以必克。所以然者。蓋以百姓兆民久苦紂惡。懷懷怖懼。皆若崩摧其頭角。無有容頭之處。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。武王旣言伐紂之事如此。故又嗟嘆而總告之曰。乃一德一心。立定厥功。惟克永世。其意蓋謂今日之事。固不可不勉力。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。豈能成功。惟是凡在師之衆。皆思勉力。一德一心。無一人不勉。則可以卽其成功。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。世儒皆疑此言罔或

無畏甯執非敵。是勉衆士之小心。欲其畏難而懼敵。而孟子舉此。則曰無畏甯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乃是安慰商民之亂。使無畏我。而我將以安爾。此言百姓懷懷若崩厥角。是言商民懼紂暴虐。皆崩厥角而不能仰視。而孟子舉此。則曰若崩厥角稽首。乃是言商民喜周師之征。皆若崩厥角而順服之。意旨不同。此林少穎則謂孟子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。愍不畏死。凡民罔不慝。舉泰誓曰無畏甯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若崩厥角稽首。其言乃與康誥泰誓文雖相類。而意旨大有不同者。蓋康誥伏生所傳。泰誓孔壁續出之書。伏生齊人。語多與潁川異。晁錯受書時。伏生老不能正言。使其女傳言。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。僅以意屬續而已。孔壁中書皆科斗文字。孔氏得之。其時科斗書廢已久。時人無能知者。始以古隸定可知者。則其間必有不能曉者。而以意增損潤色者。則今泰誓康誥其言與孟子不同。乃不無增損潤色于其間也。

泰誓下

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。明誓衆士。王曰。嗚呼。我西土君子。天有顯道。厥類惟彰。今商王受。狎侮五常。荒怠弗敬。自絕于天。結怨于民。斲朝涉之脛。剖賢人之心。作威殺戮。毒痛四海。崇信姦回。放黜師保。屏棄典刑。囚奴正士。郊社不修。宗廟不享。作奇技淫巧。以悅婦人。上帝弗順。祝降時喪。爾其孜孜奉予一人。恭行天罰。

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。將自河北而發誓師之言也。故篇首言時厥明。王乃大巡六師。明誓衆士。蓋